

梨园世界，血泪斑斑。名伶绝唱，震撼人寰。
戏霸当道，横加摧残。全国解放，冤案平反。

筱丹桂之死

刘敏 周孝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7

责任编辑：陈月英
封面设计：王志伟

被丹桂之死

刘 敏 周孝秋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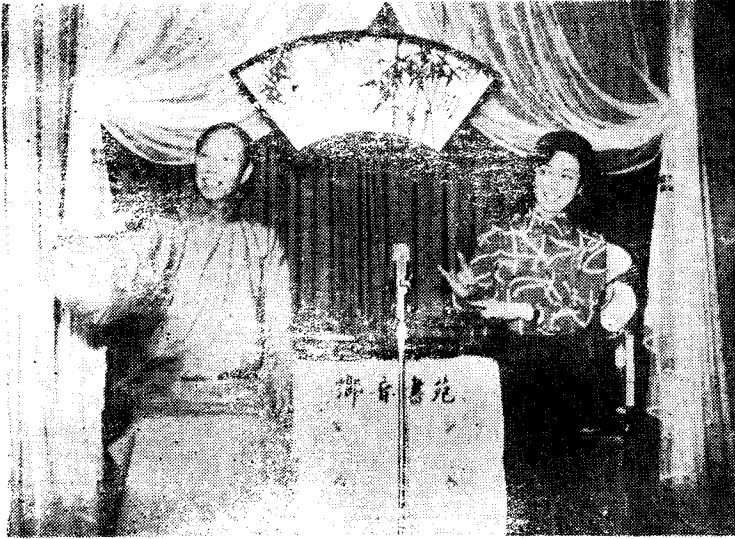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溧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75 插页 3 字数 229,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321-0104-5/J·37 定价：2.25元



周孝秋与刘敏在演出

《筱丹桂之死》演出剧照



刘 敏、周孝秋 近影

前 记

现代长篇评弹《筱丹桂之死》，取材于曾经轰动旧上海的越剧名伶筱丹桂被迫害致死事件的前前后后，但并不囿于真人真事，而是从人物的设置、情节的铺排，都作了艺术虚构。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除筱丹桂、张春帆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塑造外，其他如金宝宝、徐加伟、方雪娟等人物，有的全部是艺术虚构，有的则在生活中有所影子而已。因此，这不是一部纪实性的作品。在表现手法上，运用悲剧喜说，使这一悲剧性的题材，以幽默、诙谐的手段来揭露、鞭挞流氓、戏霸张春帆之流的丑恶，抨击旧社会的反动统治，也让听众在笑声中同情被压迫、被侮辱的人们，歌颂方雪娟等与旧社会反动势力进行顽强的艰苦奋斗精神。这一尝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待于进一步总结研讨。

这部新书由上海东方评弹团的刘敏（执笔）、周孝秋编演，从1984年演唱以来，边演边改，最初为十五回本，迄今已发展至二十八回。这三年多来在江、浙、沪城镇书场、茶楼演唱，至1988年1月止，已达1002场次，听众达20余万人次。无锡、苏州、上海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还相继播映，这部分听众是无法统计的。一部新创作的现代书，竟然能获得这么多听众的喜爱，真是盛况空前，为近年书坛所罕见。

这部新书的成就有何奥秘呢？一般说，选材为多数老听众熟悉，有吸引力，悲剧喜说的手法较别致，有新鲜感。然而更不能忽视刘、周两位演员能在演出过程中不断吸收听众反映，不断从生活中汲取素材，持久不懈地充实、丰富作品内容的这一重要因素。这方面有很多事例。例如，1985年他们放弃演出，参加上海曲协在莫干山举办的评弹现代书目创作座谈会；在1986年7月的酷暑季节，他们提前两天结束了在绍兴的演出，乘长途汽车去越剧发源地——嵊县送书上门，请当地的越剧老艺人以及筱丹桂的亲属提意见，又一次收集到了较珍贵的素材；在上海演出时，利用空隙时间，访问越剧界当年熟悉筱丹桂的几位著名演员，争取她们提供宝贵意见，还去图书馆翻阅当年有关筱丹桂事件的资料，等等。在虚心听取意见及收集素材的基础上，不断进行修改，刘敏为此修改的原稿，一而再，再而三，字数竟达百万字，因此演出能常演常新。有位老听众连听了四遍后说：“书很好，扣人心弦，说法新颖，演技逼真，四遍演出遍遍不一样，新书也象传统书目一样千锤百炼，才能在听众心里扎下根。”从上述事例可知，这一部虽不是反映真人真事的纪实性的作品，然而作者没有违背“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艺术创作规律，他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诚如俗话说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编演新书是要下苦功夫的。

一部新书的产生直至逐步成熟，需要有一过程，需要众力相助。陈云同志多次提醒我们：“新书有三分好就鼓掌”，“要扶持新书”。《筱丹桂之死》所以能逐步提高，除了编演者的努力外，曾经得到各方面支持，诸如《新民晚报》等报刊的舆论鼓励，杨浦区文化部门和东方评弹团领导的重视，以及苏州、浙

江、上海等地的曲协为之举行座谈会,为提高此书质量献计献策;当年丹桂剧团的演员魏兰芳老艺人,多次主动到周孝秋家介绍有关情况,提供大量素材,并在表演方面给予辅导;很多听众也经常给演员提意见;上海文艺出版社顾伦、陈月英为整理文字本花了不少心血。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曲苑新花得以盛开不败,有赖于大家的灌溉。新书繁荣了,评弹振兴就有望。

这部新书的最新修改本虽然和读者见面了,但仍然不是定本,目前此书还在继续演出,还在继续修改,当读者拿到这一出版本时,其中有些内容说不定又已有了修改。何况,现本中的某些处理,还存在着一些可以商榷之处,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艺无止境。愿此书出版后,能更广泛地听到读者的意见,再加锤炼,使之进一步提高,发出新的光采。

李庆福

1988年2月

目 次

前记	李庆福(1)
一 初露头角	(1)
二 离甬别师	(16)
三 码头惜别	(27)
四 春申成名	(37)
五 密布陷阱	(50)
六 生日受骗	(62)
七 留影受阻	(73)
八 落入陷阱	(83)
九 姐妹会串	(95)
一〇 电台昏厥	(105)
一一 浦江相会	(113)
一二 鞭打金宝宝	(123)
一三 义演《山河恋》(一)	(134)
一四 义演《山河恋》(二)	(146)
一五 闹社会局	(157)

一六	逼唱堂会.....	(170)
一七	大西洋风波.....	(182)
一八	逼死筱丹桂.....	(194)
一九	字字血泪.....	(205)
二〇	行贿作假.....	(216)
二一	父女奔丧.....	(227)
二二	堂前哭灵.....	(239)
二三	大闹灵堂.....	(253)
二四	收买土根.....	(265)
二五	聘请律师.....	(280)
二六	寻访金宝宝.....	(290)
二七	暗害方雪娟.....	(302)
二八	法庭斗争.....	(317)

一 初 露 头 角

(表)日本侵略中国,1937年上海沦陷为孤岛,一些行业都很萧条,到处都在大拍卖,大减价,地摊上都是卖东洋货,敲洋铜鼓的,吹洋喇叭的,一片叫喊声。很多商店都关门倒闭。但也有些行业在畸形发展。因为这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上海还保留着“租界”,东南沿海和北方沦陷区一些有钱有势的人纷纷逃到租界来避难,这些阔佬有的是钱,整天花天酒地的吃喝玩乐,有的还大发其国难财,所以出现了畸形发展的局面。

在上海北京路、浙江路口有一条小弄堂叫宋家弄,弄堂里有一家中型的戏馆,名叫“浙东大戏院”,有三百多个座位,是专唱绍兴戏的,生意还不差。戏院的老板叫张春帆,原是浙江嵊县崇仁镇上的地痞流氓,凭着他流氓兄弟的关系和逢迎拍马的本领,曾混到余姚某乡镇的保安团里当了巡官,因仗势奸污妇女,逼出人命,民愤很大,当地无法再立脚,就溜到上海来混饭吃。张春帆一到上海,流氓本性不改,拜老头子,结帮成群,为非作歹,几年下来,居然在上海三、四马路的白相人中间有了点臭名气。他还利用越剧在上海刚刚兴起的时机,打着要为家乡戏撑腰的幌子,组织起了“越剧工会”。来自嵊县、绍兴的艺人,初来乍到上海,人地生疏,听说唱越剧的人还有工会,

就来找张春帆。他就利用这块牌子，欺压艺人，大发其财。混了几年之后，他就开了这么一家戏院。近来，张春帆心乱如麻，坐立不安，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来，他的戏馆没有请到有号召力的戏班子，观众稀少，生意清淡，因而关门了一个多月。眼看有些戏馆，请到了名角儿为台柱，生意却十分兴隆，因为那些阔佬、阔太太、小姐的捧场。戏馆只要有名角儿，好演员，不论票价多高，也会常常客满。而自己还没有物色到唱绍兴戏的头牌角儿，那怎么办呢？真巧，昨天接到宁波高升舞台老板杜章来信。此人与张春帆是结拜兄弟。信上说，他在宁波开的戏馆太简陋，要重新翻造，但是缺少钞票，要求张春帆帮忙。他戏馆里的班底一时也没有唱戏的去处，可以借给张春帆，带到上海来试试，班子里的演员有功底，特别是头牌花旦筱丹桂，她扮相好，唱做俱全，一定会使你满意。张春帆接到信之后很高兴，想我在走投无路之时，财神会送上门来。但是这筱丹桂究竟好得怎样，我一定要亲自去看一下，所以张春帆买好船票，准备今天下午动身去宁波。

张春帆是生得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韵白）瘦长条子张春帆，西式头发冲出来，两条眉毛有高低，开出口来眼睛弹，身体摆勿平，走路象摇舢板。一套旧西装，一件绸长衫，一年四季全勒海^①。出嚟头，翻门槛，调枪花，吹牛山，无恶不作样样会。

（表）张春帆今年四十五岁，住在上海巨泼来斯路66弄3号，一幢老式的石库门楼房内。张春帆现在回到家里，往沙发上一坐，点燃一支香烟，两只脚往椅子上一搁，开口就喊。（白）

① 全勒海——全部在内。

金宝宝，大金牙！

（表）金宝宝是张春帆所谓的妻子，今年三十岁。她是扬州江都县人，出身苦，从小就在扬州戏班里学戏，学的是文武花旦，勤学苦练，功底深，基础好，台上认真，所以在扬州、镇江、瓜州一带是很有名气的。后来跟了草台班到上海，在大世界里唱扬剧连台本戏，在上海的维扬帮中有了一定的影响，生意特别好，场场满座。谁知道好景不长，流氓张春帆那时正是游手好闲，在大世界里敲竹杠，抱台脚，打秋风，为非作歹，到扬剧场见了金宝宝之后，他就动了心。他想，金宝宝生得漂亮，戏唱得不错，又能挣钱，如我花一点功夫把她弄到手，对我有好处。所以张春帆就每天去后台，装得很斯文，凭他的一张嘴，说得天花乱坠，甜言蜜语，最后金宝宝被他骗上了手。他把金宝宝的全部积蓄骗到手之后，再借些债，就开了一家浙东大戏院。张春帆摇身一变，成了开戏馆的老板。从那时起，对金宝宝完全两样了，他的流氓原形也露了出来，把金宝宝不当成自己的妻子，稍不如意，就拳打足踢，把她的一口牙齿都打掉，金宝宝只得装了一口金牙齿，从此张春帆对她连名字也不叫了，一开口就是“大金牙”。可怜的金宝宝后悔莫及，受尽了张春帆的折磨，身上遍体鳞伤。张春帆把她当佣人一样，给她吃一口饭。所以金宝宝精神上受折磨，皮肉上受痛苦，心里非常憎恨张春帆，但是为了要养活在扬州乡下的父母兄弟，只能逆来顺受；她见了张春帆虽然怕字当头，但是在说话中间总要找机会刺他一下，出出心头之恨，这也叫无声的反抗吧。

金宝宝年轻时是很漂亮的，大概这是扬州出美女之故吧。自从跟了张春帆之后，金宝宝完全变了，脸上再也没有笑容，整天愁眉苦脸，年纪不大，两鬓已经微微发白，从这一点就能

看出她的心酸。此刻金宝宝在楼上做针线，听见张春帆在喊，马上放掉手上的活儿，到楼下来，一见张春帆这个凶神恶煞，心里不免有点簌簌抖。（白）老板，是你在叫我吧！

张春帆：一天到晚怪声怪气，哭丧着脸。

金宝宝：我昨天刚挨打，叫我怎么笑得出来呢？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张春帆：什么！我打你？是你自己身上的毛病，这叫血小板减少嘛。

金宝宝：什么叫血小板，我根本不懂。我只知道三夹板。

张春帆：好了，你不懂算了，不谈什么板了。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宁波高升戏院老板杜章来信，说他手里有个好的花旦，叫筱丹桂，现在在杭嘉湖一带已经有点名气，要让给我，叫我带她到上海来唱戏。我有些不放心，想亲自去看看，所以我船票也已买好，带你一起去宁波玩玩。

金宝宝：老板，你带我出去白相？

张春帆：不是带你去白相，要你去看看这里边的姑娘好不好，你是内行，比我懂，所以带你去看货的。不过在我面前要说得详细一些，好的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在杜老板面前你就不能这样说，好的要说不好，我可以压低价钱。这个花旦到了上海能一炮打红的话，我就不还给杜章了。你懂吗？这就叫生意经。

金宝宝：（表）原来是这样。张春帆真是心狠手辣，唱绍兴戏的姑娘在他的戏馆唱戏，都要吃他的亏。这次你带我一起到宁波去，叫我去鉴别筱丹桂唱得如何，我虽是内行，但是不能象你说的那样去做，这是没有戏德的。唱戏的人都是没有办法，家里苦，为了求生存，养家，才去唱戏，我怎么能这样

做呢？但是金宝宝嘴上只能答应张春帆，心里想到了宁波后，好的就说好的。（白）老板，你放心好了，我去看，一看就能知道，这姑娘卖钱不卖钱。

张春帆：那末就要动身了，你去理行李，自己也打扮一下，上海老板娘出门也要有一些派头呀！你看你，弄得邋里邋遢，真丢脸！

金宝宝：（咕白）什么？骂我丢脸！（表）心里一难过就哭出来了。（白）你骂我丢脸，我丢的什么脸？没有跟你的时候，我在大世界里唱戏不是很好吗？你一天到晚来骗我，现在弄得我这个样子，人变成鬼一样，一口牙齿雪白的，给你打光，装了一口金牙齿，人也老了，脑筋也不灵了，我……

张春帆：好了！好了！不要噜苏了，说个没完。快去准备行李，带两只小皮箱，少说废话。

金宝宝：（表）金宝宝没有办法，只能上楼。到房间里看看家具倒不错，都是红木的，又谁知道这都是租得来的。把橱门打开，里边只有张春帆的旧长衫，一套旧的西装，有许多东西，因为戏馆关门，都进了典当。金宝宝把橱门一关，在衣橱镜子里看到自己，眼睛又湿了，好久没有照镜子打扮，看见自己三十岁的人会老得自己也快要认不出来了：面色苍白，两鬓微微发白，梳了一个横爱斯头，穿着一身黑色的旧短衫裤。心里是说不出的难过，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呀！

金宝宝：（唱）菱花镜中忆旧情，顾影自怜更伤心。我出生扬州江都县，都只为，连年荒灾家计贫，只得离乡背井另谋生，为了一家数口得温饱，江湖卖艺任飘零。初到那，缤纷繁荣申江地，却遇着了，万恶奸刁的恶魔棍。从今后，跌入泥坑难自拔，受尽折磨受欺凌，悔恨莫及痛苦深。到如今，

我流落异乡地，远离骨肉亲，孤单人一个，向谁吐真情，未老先衰痛苦深。

（表）金宝宝看看橱里空空，没有什么行李需要整理。她想，我和你张春帆结合以来，没有给我做过一件象样的衣服，相反，把我的好衣服都送进了典当。你是一个光棍，更没有什么好东西；有的是陈旧不堪的旧衣服。现在只能理几件替换的内衣，一只箱子也有空余，何必两只箱子呢？她在箱子里马马虎虎地放了几件衣服，拎着箱子慢慢地走下楼来。（白）老板，楼上没有什么好的衣服，有几件值钱的都进了典当，所以我想一只箱子也够了。

张春帆：（咕白）哼！你这女人真笨，我是骗骗人的呀！（白）金宝宝，你不出门不知道，我是开戏馆的老板，老板和老板娘出远门，一对阔夫妻只带一只箱子，象样吗？要被人家看不起的。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出门要假装，否则人家不肯到上海来呀！箱子在我们手里，人家也不会打开来看看的，你再放一点旧的棉花胎，上面放几件衣服，这不就行了吗？

金宝宝：这是骗骗人的嘛！

张春帆：你说出来干什么？人家不知道里边是什么，只要有派头。

金宝宝：我懂了，老板平时对我说的，做人要心狠，平时要挖角儿，翻门槛，调枪花吹牛三是吗？

张春帆：（表）心里气呀，把我平时做人的花样都说出来了，称我心做她一顿^①，现在算了，马上要动身了。（白）好了！

① 做她一顿——打她一顿。

你到处这样说，我不会放你过门的！告诉你，快去准备两只箱子。这两只箱子到了宁波码头不能给人家拿，自己当心，懂吗？娶你这女人真是倒霉！

金宝宝：我嫁你也是上当……

张春帆：不要说了，最近你这张嘴就是不让人，回上海再与你算账，快去换衣服吧。

（表）金宝宝回到楼上去换一身衣服，实在她怪可怜的，没有什么出客的行头，今天穿了一身薄呢的半新旧旗袍，一双丝袜，一双半新旧的绣花鞋子，在衣襟上插上一块手帕，头发梳一下对镜子再一照，比刚才好看得多了。真是佛要金装，人要打扮。金宝宝又遵照张春帆的吩咐，在两只箱子里各放一条棉花胎，再在上面放些衣服，拎到楼下，与张春帆各拿一只，走出门外，把大门一锁。两人到弄口，叫了一辆三轮车，直到十六铺码头，车子停下来张春帆付了车钱，两人就检票上船。张春帆买的三等舱，倒很清静。

张春帆：大金牙，这船大不大？你从来没有乘过吧！

金宝宝：这船真大，我从来也没有坐过，我离开扬州到上海，是坐着小舢板一摇一摇摇出来的。

张春帆：（表）张春帆气呀，一天到晚扬州长扬州短，多土气。说扬州没有苗头，要说苏州。唉！这女人早晚要她吃苦头。（白）你怎么搞的，到上海来了这许多年，还是满口扬州话，人家要骂你江北人！

金宝宝：我是扬州人末，不说扬州话说哪里话？

张春帆：你说，我是苏州北面人，不是一样的吗？

金宝宝：苏州北面，是苏北，不是一样的吗？

张春帆：算了！算了！

(表)张春帆心里又气又恨,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自己走到甲板上看看黄浦江风景。这一只船是很大的,名叫“新江天轮”,是从上海开宁波的,上海多数宁绍帮都知道这一只轮船。现在张春帆带了金宝宝就乘新江天轮去宁波。两个人在船上没有话说,金宝宝睡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的中午船抵宁波江桥码头,船上的旅客纷纷挤下船,有拖男带女的,小孩在啼哭,有跑单帮的,手提肩挑,有做小贩的,迎着旅客叫卖零食,也有吆五喝六的军官兵,也有大腹便便的商人老板,各色人等,熙熙攘攘,一片喧哗。张春帆与金宝宝两人各拿一只箱子,跟随人群出船码头,张春帆抬头找人。高升舞台老板杜章看见张春帆带了一个女人,不猜也知道一定是他的太太,马上走上来招呼:

杜章: 张兄,路上辛苦了! 劳驾! 劳驾! 这位是……(指金宝宝)

张春帆: 杜兄,劳你久等了,喔,(指金宝宝)是我的太太。

杜章: 张太太,路上蛮吃力了。来,这箱子我来拿。(表)一边说一边手在伸过去。

金宝宝: 不要,不要,我自己好拿的。

杜章: 不,不,我来拿,你拿两只太重了。

金宝宝: 不重的,箱子里厢是棉花胎……

张春帆: (表)弄得张春帆真是啼笑皆非,张春帆只能气在心里,表面上若无其事,反而放声大笑起来。(白)哈哈哈哈哈,不要见怪,我女人不太出远门的,箱子里带了一些贵重物品,怕人家抢走,所以说成棉花胎,成了笑话了。哈哈,来吧,一只箱子我来拿,叫车。

(表)张春帆短短几句话,使杜章相信他的,不相信金宝